

2023年11月15日

星期三

责任编辑:郭亮

美术编辑:左骏

校对:杨卓

真情

棉被里的深情

王国梁



冬天太冷,如果漫漫冬夜里没有一床棉被可盖,该是多么难熬啊!

记得小时候,母亲每年冬天都会给我做新棉被。那时候我家种棉花,做棉被用的是自家的新棉花。做棉被,成了母亲迎接冬天的一种仪式。她会在一个阳光煦暖的日子,把棉花、被面、被里、针线都准备好,很夸张地摆开阵势,热热闹闹地做起来。

屋子里光线饱满,母亲忙着做棉被。她在棉被上飞针走线,一会儿拉长手臂,一会儿专注针脚,手臂一抬一收,很有节奏感。母亲的动作娴熟,穿针引线都有了韵律,动作浑然一体,像是优美的舞蹈。这样的时刻,母亲的嘴角流露出安详静谧的微笑。母亲做的棉被,针脚均匀密实,包边严丝合缝,几乎无可挑剔。新被子铺满炕,农家简陋的屋子都跟着蓬荜生辉。刚做出来的棉被,因为絮的是新棉花,所以特别蓬松柔软,好像刚烤出来的大面包一样。我在棉被上打两个滚,再闻闻棉被散发出的新棉清香,想象着盖上了被子之后会有一个温暖的梦,我开心得像个小猴子。母亲看着我的样子,总是笑眯眯的。

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,发生了一件事。冬天太冷,每晚睡前母亲都给我灌一个热水瓶放在被窝里。所谓的热水瓶,就是那种普通的输液瓶。棉被是新的,再加上有热水瓶取暖,实在是幸福。有一天夜里,我睡得熟了。可能是热了之后双脚乱踢,结果热水瓶的盖子松动,里面的水洒了出来。半夜醒来,我发现新棉被弄湿了。我难过了,母亲刚给我做的新棉被,就这样被弄湿了,我第一次体验到懊恼的感觉。那天后半夜,我一点没睡,用温暖的小手使劲儿把湿的地方擦干。早上我一摸,被子还是湿乎乎的。我怕母亲骂我,没吭声,悄悄叠上被子。我放学回家,却看到院子里晾着被里和被面。原来弄湿棉被的事被母亲发现了,可她一句话也没说,悄悄把被子拆洗了。很快,母亲又重新把棉被做好。母亲没有批评我,反而说自己没有把热水瓶的盖子拧紧。

多年后,我去异乡上大学。母亲又开始给我做棉被,她依旧熟练地飞针走线,动作依旧优美,连嘴角安详静谧的微笑都一样。我在一旁看着母亲做棉被,享受着分别之前温馨的母子相守时光。我忍不住给母亲背起了诗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母亲不识字,但她好像听懂了我背的诗,笑眯眯地说:“儿行千里母担忧啊!”母亲一口气做了两床棉被,让我带上。我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,心里涌起一阵温暖。母亲的爱,是棉质的,永远那么温暖、踏实,实在是天底下最值得赞颂的爱啊。

如今,我已人到中年,与妻儿在城里生活。乡下的母亲依旧保留着做棉被的习惯,那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一种重要的仪式。母亲通过这样的方式,向我传递着爱与温暖。我所在的楼房有暖气,母亲就把棉被做得薄了一些。即使如此,母亲的爱依旧没有丝毫改变,反而随着年深日久更加深厚。

不久前,我刚收到母亲做的棉被,是给我的孩子做的。在城市冬季的寒风中,我想象着,母亲一定是在光线饱满的屋子里,把被子很夸张地铺了满床,然后开始飞针走线……

旧事

旧居旧事

袁华

离乡三十余年,每年回家祭祖,总不忘探望自己那早已残垣断壁、杂草丛生的旧居。

旧居很普通,六房一厅的土砖瓦房,因为四周排布太紧,所以没有花园,更没有靠山,用现在的话讲就是“开间进深都不够”。房子占地的土质也不好,随便在周边的空地上多挖几锄头,就能见到粗糙的沙土。房子的底座是鹅卵石堆砌成的,没有用什么大石块,加之地形缘故,牢固性并不好。记得小时候住在里面,只要冬天刮起大风,母亲就赶紧把我和姐姐叫到卧室的门框下避险,生怕大风把这幢房子吹倒。

旧居是爷爷年轻时修建的,在我五六岁以前,爷爷奶奶和众多子女并未分家,大家热闹地住在一起。寒冬腊月一到,父辈们经常围坐到火炉四周,伸出手来撑起一件旧棉毡烤火。我一见到这么多人,便跳上棉毡,在上面肆意欢笑着跑起来,吓得大人们赶紧把棉毡扯紧,生怕我掉进火炉。夏天,夜幕降临的时候,父亲和叔叔他们往往搬条凳子,跨坐在大树下的门框上,面向空旷的田野,吹起笛子。幼年的我听着急扬的笛声,望着闪闪的萤火虫和天上皎洁的月亮,不禁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。可惜我不是画家,要不然我一定要用水墨,把这雕刻在脑海中的一幕描绘出来。

后来,爷爷奶奶与子女分家,父母带着我和姐姐分得了旧居右边的两间房子。由于用房紧张,又缺钱买瓦,于是,父母在这幢房子的边上搭建了一间茅棚土砖房,并且打了一口大土灶做饭,这间临时搭建的房子便算是家里的厨房了。厨房紧靠山坡边上,我们习惯叫它“偏山屋”。印象中,“偏山屋”因为屋顶茅草盖得太厚不透风,烧柴做饭时,油烟一下子出不去,把人熏得不轻。儿时家里条件不好,家中缺油炒菜,母亲每次炒菜只能用勺子沾点猪油,在热锅边划一圈,也算沾荤了。那时我正长身体,常年缺水,心里闹“油慌”。记得好多次,我感觉嘴馋得实在不行,就搬条板凳爬上碗柜,用筷子在装猪油的碗里拨弄几下,沾些猪油放进热饭里拌着吃,可香了。以至于多少年后的今天,我还落下了“偏山屋里偷油吃”的典故,提起这事,家里没有人不笑的。

“偏山屋”出门便是屋后的一小土坪,我们叫“后头坪”。“后头坪”里的乐趣,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有几分相似。捕麻雀是常有的事。那时麻雀胆子大,经常群落在“后头坪”里嬉戏,还经常偷吃家里晾晒的粮食,让人憎恶。

于是,我跟姐姐商量捕雀办法,后来读书才知道,这方法竟然跟鲁迅先生儿时的做法如出一辙。我在“后头坪”里还有一个爱好,就是种果树。橘子树、枣子树没少种过。春天来临的时候,我迫不及待地给果树浇水、施肥,三天两头要做的功课。眼看着树苗长出了几片嫩叶,我高兴得不行,以至于时常想象瓜果飘香的丰收景象。谁知没过多久,树苗就蔫掉了。大人告诉我,这是我浇水太勤所致。于是,我又重新种下别的果树,并减少浇水次数,结果树苗还是死掉了。我伤心极了,问父母是怎么回事,父母又说应该是土质太差,劝我不要种了。可我哪里肯听,树苗死了又种,种了又死,反反复复。最后一次,我种了一棵橘树,不仅成活了,还长高了一些,我欣喜地等待着成功,然而我们全家要迁居县城的消息却先一步,于是这棵橘树便成了我的一个念想。

时隔一年后,我随父母回老家,刚到村庄门口,便撒腿跑到“后头坪”一探究竟,结果连树的踪影都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野草。我沮丧极了,想必是那棵橘树因为无人照管而死掉了,这成了我少年时期心中的一大遗憾。

我和家人住的卧室,一直藏着一个秘密。从我懂事的时候开始,就发现地面上埋了一个玻璃瓶,瓶子的底部与地面齐平,隐隐约约可看到里面装了东西。我和姐姐问父母,这个玻璃瓶是用来干什么的。父母说,姐姐小时体弱多病,这个瓶子是给人指点后,给她祈福保平安用的。我对这个瓶子充满了好奇,经常出神地望着它,心想这里应该有股神秘的力量,要是把它打开,说不定一缕青烟冒出来。可是,我又不想把瓶子掘出来探个究竟,生怕影响了它的效果……

前些年,旧居因年久失修而倒塌,让人睹物伤情。我试图召集伯伯叔叔们在原地重修新房,但他们有的认为乡下的房子哪有升值空间,不同意建;有的认为旧居风水不好,还不如另择一块好地,建一座更舒适的房子;也有人建议我干脆自己出资建房,房子的独享权在我,避免产生争议纠纷。听他们这样讲,我只能沉默。

如今大家都不缺房子住,我也不缺,我只想在那倒塌的旧居上面,尽量依原貌修建房子,家族成员一起盖房,才是对祖业最好的继承和发扬。逢年过节,家族成员还能相约偶尔在一起住上几天,就像我儿时那样不分彼此,热热闹闹,该有多好!然而,重修的事终因大家意见不一、资金不足等原因作罢。

七八年前,我在株洲换了新房,准备在书房墙壁上挂一幅画,但因为没想好挂什么内容,所以一直空着。有一天,我在手机里翻出一张拍摄旧居背影的照片——正值早春时节,水田已泛着浅绿,旧居位于田野的尽头,“偏山屋”已倒塌,余房尚存——这张照片是之前回老家时拍的,当时对拍摄角度还做了一番构思。我凝视着照片,儿时生活在旧居的场景历历在目,突然就有了灵感。我决定请一位画家,以国画的形式把这张照片画出来。于是,我拜访名家,请了一位大师,把照片上的场景绘成宣纸上的国画,挂在了书房的墙壁上。

这些年来,我租过多次房子,也买过多处居所,搬过很多次家,可是对外面住过的房子,感情远不如旧居,我曾想过很久这其中的缘故。后来总算明白,旧居之所以让人牵挂,是因为旧居在家乡。而家乡是什么?家乡是祖辈灵魂安息的地方,是我与家人用汗水劳动过的地方,更是家族发源及和睦相处过的地方。这些年我在外面住的,虽然是靠窗又舒适的房子,却缺少像旧居这样容易生出感情和故事的土壤。儿时住过的旧居,虽然简陋,连接的却是家园。旧居即便倒塌了,家园却还立在那里。

攸县县城一角

地名记忆

老十字街怀想

尹运中

城市开发的脚步越来越走向外层,走向广袤与空旷。以前很荒凉很僻静的地方,受到人类的追捧与热炒,在极短的时间内,便可耸起一幢幢摩天大厦,而原本很热闹的地方,如今却显出一种萧条与落寞。

攸县县城的老十字街,曾是整个县城最繁华的地方,周边两百米以内的区域,既是全县民众的商业活动中心,又是全县民众的文化活动中心。随着不断的城中拆迁与改造,老城改变了昔日的模样,过往人头攒动、车水马龙的繁华场景早已不见踪影,只有风儿仍不知疲倦地在巷道楼间穿梭,依稀能带回一些曾经的印记。

那时的生活

上世纪70年代,县城每天都是从滴滴答答的马蹄声中开始的。赶马车的是当年县城里最辛苦的一群人,他们必须赶在开市之前,将一辆辆装满河沙的马车赶过十字老街,赶至县城内外所有的建筑工地,以托起那些高楼梦想。说起来,当年赶马车的那群人和从农村来到县城各个建筑工地做泥工的人,应该是吹起攸县县城建设号子的第一批号工。是他们唱着各种劳动的号子,用辛勤的汗水夯实县城的建筑基业,使县城走向繁荣和扩张。

急促的马蹄声过后,四面八方涌来的是那些挑着担子、拉着板车的菜农。他们都是附近农村来的,赶早赶往这里摆摊设点,叫卖自家土里种出的菜,以换取零钱贴补家用。每天早七点到八点是人气最火爆的时段,赶早买菜的都是附近居民,得赶在上班前买好一天所需的菜蔬,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停留。

虽然他们来也匆匆、去也匆匆,但工作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幸福与充实,所以脸上总显出一种从容、自信的表情。他们买好菜后,习惯盛在自己随身所带的竹制小菜篮子里,或直接拎在手中,然后吹着口哨,踏着晨风与阳光款款而去。

其实,在重生生产消费、重农轻工商贸的年代,整个攸县县城,专供百姓生活消费的去处并不多见。城内稍有点名气的只有老的国营副食品店、百货商店、交通饭店、布匹店等几家。它们都集中分布在这老十字街的周边,大多修建于上世纪中后期,是小城向现代化迈进时期最具标志意义的建筑。

那时人们对生活的需求很简单。农妇们卖完菜后,挑着空筐,手里捏着卖菜时换回的几张纸钞,约上几个姐妹围着附近店铺转悠。她们或进到布匹店,让营业员裁上几尺布料,请裁缝师傅给孩子缝上一身合穿的衣服;或进到副食店,称上些饼干,用一种表面毛糙的黄色纸包皮,带回家去哄孩子。

那时小城几乎没什么时兴的小吃,只记得老农贸市场附近一间破旧的青砖房内有一家小吃店。师傅是个上

了年岁、脚有点跛、走路摇晃的老人。也许他有传承了几代人的秘方,所以做的小吃很诱人,常常引得孩子们吵着嚷着揪住爹妈来他店子买吃的。印象中,最诱人的一种名叫油坨子的食品,从滚烫的油锅里捞起,热腾腾地用荷叶包着,吃起来软糯可口,带着荷叶的清香,让人无法忘怀。

当年老十字街还有一个场景令人记忆犹新。在十字街附近的街边或胡同口,到处摆着看小人书的摊子。小时最喜欢看讲战争的那种,如《鸡毛信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等等。星期天,约上队上的几个玩伴,赤脚进到城里,混在城里孩子中间,在街道上津津有味地看着各种小人书。有时很痴迷,饭也忘了吃,便随便找个地方待着,凳子也不用,就坐在地上,身子靠在墙上,捧着书专注地看,直到日头西斜也忘了归家,急得家里人出外四处寻找。

过往的风景

老十字街最热闹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那段时间。那时县城的中心枢纽位置还没有北移,仍固定在这里。也不知哪天开始,商贸突然繁荣起来。所有临街的青砖民居全被改造成了店铺,店铺里面摆着从全国各地进来的时尚商品。后来,由于房子不够租用,有人便在这里搞了很多流动的路边摊,用来售卖各种小件东西。再后来,这里夜晚也开始有游人闲逛,心思活泛的流动摊贩舍不得这唾手可得的客流,在夜间也开始营业,亦带动了周边店铺的夜间营业,街道路灯辉煌的灯火与从大小店铺里溢出来的灯火交融一片,老十字街,从未有过的热闹。

老十字街不远,国营布匹店的门口,耸立着比周围所有楼房都高的高压线铁塔,是当年老城最醒目的标志之一。铁塔顶端挂着高音喇叭,每天天亮时分,会准时传出洪亮与激越的声音,传递提振人心的党中央的声音。有时也会从里面播出各种好听的音乐,让人听了心情无比舒畅。最难忘的是有一年,正是野春风浩荡的时节,我徘徊在十字街头,正因个人前途渺茫而郁闷不已。恰在这时,突然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一首旋律悠扬的歌曲,后来我才知道,那首歌曲叫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。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抒情的歌,那优美的旋律,如早春奔泻在山野的一泓清泉,揉着草木的清香和野花的甜梦,轻轻淌过我的心田,滋润着我的心。刹那间,心里涌起无尽的力量……相信那时很多人也如我一样,都是听了这首歌后,萌发到外头闯世界的愿望。

呵,小城的十字街,你给了我们那代人多么美好亲切的回忆啊!所有从这里走出去的人,会不会也像我一样,选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,悄悄来这里缅怀曾经的青春岁月与美好年华呢?



老十字街口的棉布店,是当时县城唯一的布匹、纺织品供应店。(资料图)